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27
1



文庫 17
W127
1

錢牧齋先生鑒定

朱長孺先生輯註

杜工部全集

金陵三多齋梓行

昭統六年二月一日贈
王以善書唐氏寄

江右三多齋校訂
善籍經史時文於
省鼓樓街書坊發兌

吳江朱氏杜詩輯注序

余箋解杜詩興起於盧德水商權於程孟陽已而
學子何士龍馮已君族子夕公遞代讎勘鹿有成
編猶多闕佚老歸空門不復省視吳江朱子長孺
館余荒邨出所撰輯注相質余喜其發凡起例小
異大同敝簾蠹紙悉索舉跡長孺孳堯詮次都為
一集書成謂余宜為序自咎箋注之陋莫甚於杜
詩偽注假事如鬼為人剽義竄辭如蟲食木而又
連綴歲月割剝字句支離覆逆交距旁午如鄭邛

世道
針
1588-1613
H1588

黃鶴之流向有略例破厥亦趣舉一二而已今人
視宋學益落智益麁影明隙見熏染于嚴儀劉會
孟之邪論其病屢傳而滋甚人各仍其所解以爲
杜詩而杜詩之真面目盤回于洄淵漩復不能自
出開嘗與長孺論之勃律天西采玉河昆堅碧盃
最來多記事之什也以鹵城記徵之象人馬寶之
主分一閭浮提爲四界西方寶主之疆域是兩言
如分尉候也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歸心之頌
也以傳燈書覈之能秀會寂之門爭一屈胸衣如
敵國二宗衣鉢之源流是兩言如按譜系也昔人
謂不行萬里途不讀萬卷書不能讀杜詩吾謂少
陵胸次殆不止如此今欲以柳子之方寸針孔之
兩眸雕鏤穿穴橫鉤豎貫曰杜詩之解在是不爲
埒井之蛙所竊笑乎長孺聞之放筆而嘆蓬蓬然
溪有所契也其判定是編也齋心祓身端思勉擇
訂一字如數契齒援一義如徵丹書寧質毋夸寧
拘無偏寧食雞跖無噉龍脯寧守兔園之冊無學
邯鄲之步斤斤焉取裁於騷之逸選之善罔敢越

軼近代攻杜者覓解未愬又從而教責之章比字
櫛儼然師資長孺蹙頰曰不知羣兒愚耶用故謗
傷鶴齡雖固陋忍使百世而下謂有師心放膽犯
蚍蜉撼樹之誚如斯人者乎然則長孺之用心亦
良苦矣昔者范致能與陸務觀論注蘇詩務觀以
為難枚舉數條以告致能曰如此則誠難矣厥後
吳興施宿武子注成務觀遂舉斯言以為序余讀
渭南之言竊聞注詩之難諄復以告學者老而失
學不敢忘也長孺淡知注詩之難者也因其告成

舉此以序之并以諗於後之君子虞山蒙叟錢謙
益謹書於碧梧紅豆之邨居



杜注付梓甚佳但自愧糠粃
在前耳此中刻未必成即成
不妨兩行也

愚素好讀杜得蔡夢弼草堂本點校之會粹羣
書參伍眾說名為輯注乙未館先生家塾出以
就正先生見而許可遂檢所箋吳若本及九家
注命之合鈔益廣按羅詳加考覈朝夕質疑寸

Handwritten notes in the top margin, including the number 1655 and other illegible characters.

明
1664
1662
錢月
三
戕指授丹鉛點定手澤如新卒業請序篋藏而
已壬寅復館先生家叟錄呈求益先生謂所見
頗有不同不若兩行其書時虞山方刻杜箋愚
亦欲以輯注問世書既分行仍用草堂原本節
采箋語間存異說謀之同志咸謂無傷是冬館
歸將刻樣呈覽先生手復云云見者咸歎先生
之曲成後學始終無異如此今先生往矣函丈
從容遂成千古能無西州之痛松陵朱鶴齡書

後序

杜詩之學至今日而發明無餘蘊矣虞山錢
宗伯實爲首庸吾友長孺朱子增華加厲緝
諸本之長而芟其蕪舛至雞林賈人亦爭購
其書嗚呼盛矣乃世傳虞山長牘以說有異
同盛氣詆譏又增刪改竄前後二刻迥別見
者濩以爲疑余嘗取二本對勘其中所不合
者惟收京洗兵馬哀江頭數詩試平心論之

後序
兩京克復上皇還宮臣子爾時當若何歡忭
乃逆探移仗之舉遽出誹刺之辭子美胸中
不應峭刻若此商山羽翼自爲廣平劍閣傷
心非關妃子斯理不易何嫌立異况古人著
書初不以附和爲貴蘇頌賓歐陽公門下士
也而其解周頌則極駁時世論之非蔡九峰
傳書朱子所命也而其辨正朔則明與周七
八月夏五六月相左當時後世未聞訾議及
之者蓋二公從經籍起見非有所齟齬而然
故兩持之說各傳千古今之論杜者亦求其
至是而已矣異己之見豈所以爲罪乎往方
爾止嘗語余云虞山箋杜詩蓋閣訟之後中
有指斥特借杜詩發之長孺則銳意爲子美
功臣必按據時事句櫛字比以明覈其得失
可謂老不解事固宜有彈射之及也雖然長
孺爲少陵老人而得此彈射其榮多矣彼所

後序

所者何以爲哉宣州沈壽民書於金壇僧舍



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

并序

元稹

敘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總萃焉始
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繼作歷夏殷周
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
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夫
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以還採詩之官旣廢天
下妖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
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

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其道壯抑揚冤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時風概稍存梁齊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矯飾翕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蕩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今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覈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

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
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
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
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
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
真潘翰次堂與予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
來者爲之準特病懶未就爾適遇子美之孫嗣業
啓子美之柩之襄祠事偃師途次於荆鄧知余愛
言其大父之爲文時余爲誌辭不能絕余因係其
官闕而銘其卒葬云

係曰晉嘗陽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於
華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
生閑閑生甫閑爲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
人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右衛率府
胥曹屬京師亂步調行在拜左拾遺歲餘以直言
失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劍南節度嚴
武狀爲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荆
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有九夫人弘

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
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以家貧無
以給喪收拾乞旬焦勞晝夜去子美歿餘四十年
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銘曰

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
美於首陽之山前叶慈鄰切嗚呼千載而下曰此文先
生之古墳

輯注杜工部集序

松陵 朱鶴齡 撰

客有譙於余曰子何易言註杜也書破萬卷塗行
萬里乃許讀杜子足不踰丘里目不出兔園日取
詩史而排纂之穿穴之冀以自鳴於世吾恐觚稜
剝而擲掄者隨其後也余曰是固然矣抑子之所
言者學也子美之詩非徒學也夫詩以傳聲節族
成焉聲以命氣底滯通焉氣以發志思理函焉體
變極焉故曰詩言志志者性情之統會也性情正

矣然後因質以緯思役才以適分隨感以赴節雖
有時悲愁憤激怨誹刺譏仍不戾溫厚和平之旨
不然則靡麗而失之淫流濼而失之宕雕鏤而失
之瑣繁音促節而失之噍殺綴辭逾工離本逾遠
矣子美之詩惟得性情之至正而出之故其發於
君父友朋家人婦子之際者莫不有敦篤倫理纏
綿苑結之意極之履荆棘漂江湖困頓顛躓而拳
拳忠愛不少衰自古詩人變不失貞窮不隕節未
有如子美者非徒學爲之其性情爲之也子美沒
已千年而其精誠之照古今殷金石者時與天地
之噫氣山水之清音嶒岈響答於溟滓瀕洞太虛
寥廓之間學者誠能澄心破慮正己之性情以求
遇子美之性情則崆峒仙仗之思茂陵玉盃之感
與夫杖藜丹壑倚權荒江之態猶可儼然晤其生
而而揖之同堂不必以一二隱語僻事耳目所不
接者爲疑也且子亦知詩有可解有不可解乎指
事陳情意含風諭此可解者也託物假象興會適
然此不可解者也不可解而強解之日星動成比

擬草木亦涉瑕疵譬諸圖罔象而刻空虛也可解
而不善解之前後質時淺淡乖分欣怵之語反作
誚譏忠剴之詞幾隣懟怨譬諸玉題珉而烏轉烏
也二者之失注家多有兼之偽撰假托疑誤後人
瞽說支離襲沿日久萬丈光燄化作百重雲霧矣
今爲翦其繁蕪正其謬亂疏其晦塞諮諏博聞網
羅秘卷斯亦古人實事求是之指學者所當津逮
其中也余雖固陋何敢多讓焉客曰子言誠辨然
當代鉅公有先之者矣子之書無乃以燭火附太
陽余曰才有區分見有畛域以求其是則一也今
夫視日者登中天之臺則千里廓然闕之於戶牖
所見不過尋丈光之大小誠有間然不可謂戶牖
之光非日也賢者識其大不賢識其小總以求遇
子美之性情於句鉤字索之外卽說偶異同亦博
考羣言折衷愚臆豈有所牴牾齟齬於其間哉客
退遂撰次其語以書之卷端

輯註杜工部集凡例

杜詩編次諸本立異惟草堂會箋覺有倫理蓋古律體制間有難分時事後先無容倒置不若從此本爲稍僂也特某詩必繫某年則拘固可笑今略倣其意前後以時事爲排比其無考者或從人或從類皆叅以他善本詮次之而於各卷之首標爲公某時某地作庶幾師編年之法而無其陋云宋人注杜詩多不傳惟趙次公黃鶴蔡夢弼三家得閱其全注中有當者悉錄之呂東萊洪興祖杜

田師尹薛夢符薛蒼舒輩所見無多僅存大略
集中譌字最多朱子欲如韓文作考異而未果今
編搜宋刻諸本及文粹英華對勘夾註本文之下
以備參考至如年譜之疎妄注家之僞亂詳辨詩
注中茲不復贅
千家本公自注語向疑後人附益考之多王原叔
王彥輔諸家注耳未可盡信今取類於公注者以
原注二字系之舊本所無俱削去其舊云自注而
千家本不載者特標數則

錢受之太史杜詩箋行世已久近復以新箋見授
其從采錄其全本則虞山行有端刻恐涉雷同不
敢多載

漢魏以下經籍如緯書新論漢官儀之類失傳者
多然既經十三經注疏兩漢書注文選注及唐宋
人諸類書所載即非無稽舊注亦多引之今不敢
概削

凡徵引故實倣李善注文選體必覈所出之書書
則以最先爲據與舊注頗別其一事而互有異同

或彼略此詳者竝爲采緝以廣見聞

凡引用諸說必求本自何人後出相沿者不錄其似是而非世所尊信者辨證特詳或解雖未的而自成一說亦附入焉

舊注引六朝人詩如何遜金粟裊搔頭城陰度塹黑等句今集中未見疑宋時尚有全本不敢盡以僞撰廢之若文義不類概從芟汰

詩中與僻之句不敢強解懼穿鑿也習見之事不復詳引戒冗長也若前注已見後不重出不致學者厭觀

注所稱引必舉子美以前之書惟地理人名事蹟之類間援後代以證之

訓釋之家必須事義兼晰今於考注句字之外或貫穿其大意或闡發其微文古律長篇汗漫難讀者則分章會解之若詩語易曉槩不贅詞

王原叔哀緝杜詩定取千四百五篇黃長睿校本遂有千四百四十七篇草堂詩箋取後來增添者另列逸詩一卷甚有見今以草堂爲主參合諸家

所收名爲集外詩庶杜集古本猶可考見云

古今詩話甚冗不能悉收必於詩理詩法有所發

明者方采入一二

子美文集惟呂東萊略注三禮賦余因爲廣之鈞

貫唐史考正文義允稱杜集備觀

附錄舊序

杜工部小集序

唐樊

晃

潤州刺史

工部員外郎杜甫字子美膳部員外郎審言之孫
至德初拜左拾遺直諫忤旨左轉薄遊隴蜀殆十
年矣黃門侍郎嚴武總戎全蜀君爲幕賓白首爲
郎待之客禮屬契濶酒既東歸江陵緣沅湘而不
返痛矣夫文集六十卷行於江漢之南常蓄東遊
之志竟不就屬時方用武斯文將墜故不爲東人
之所知江左詞人所傳誦者皆公之戲題劇論耳

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當今一人而已今採其遺
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一作志類分爲六卷且一作
直行於江左君有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
冀求其正集續當論次云

杜工部集序

宋王

洙翰林學士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鞏令
祖審言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甫少不羈天寶
末獻三大禮賦召試文章授河西尉辭不行改右
衛率府胄曹天寶末以家避亂鄜州轉陷賊中至

德一載竄歸鳳陽謁肅宗授左拾遺詔許至郵迎

家明年收京扈從還長安房琯罷相甫上疏論琯
有才不宜廢免肅宗怒貶琯邠州刺史出甫爲華
州司功屬闕輔饑亂棄官之秦州又居成州同谷
自負薪採梠舖糒不給遂入蜀卜居成都浣花里
復適東川公適東川在嚴武鎮成都之後此四字當刪久之召補京兆
府功曹以道阻不赴欲如荆楚上元二年聞嚴武
鎮成都自閬孳家往焉按子美自閬還成都武再鎮蜀時也此序誤武
歸朝廷甫浮游左蜀諸郡往來非一武再鎮兩川

奏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永泰元年

夏武卒郭英又代武崔旰殺英又楊子琳柏正當

貞宋本節舉兵攻旰蜀大亂甫逃至梓州亂定歸

成都無所依按子美避徐知道亂入梓州崔旰亂後自雲安寓夔不復還成都矣此序

亦乃泛江遊嘉戎次雲安移居夔州大曆三年春

下峽至荆南又次公安入湖南泝沅湘流遊衡山

寓居耒陽嘗至岳廟阻暴水旬日不得食耒陽聶

令知之自具舟迎還五月夏一夕醉飽卒年五十

九觀甫詩與唐實錄猶槩見事跡比新書列傳彼

為踳駁傳云召試京兆功曹而集有官定後漢書

傳云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而集有喜達行在

詩注云自京竄至鳳翔傳云嚴武卒乃遊東蜀依

高適既至而適卒據適自東川入朝拜散騎常侍

乃卒又集有忠州聞高常侍亡詩傳云扁舟下峽

未維舟而江陵亂乃游相衡而集有居江陵及公

安詩至多傳云永泰二年卒而集有大曆五年正

月追酬高蜀州詩及甫集初六十卷今祕府舊藏

別題大曆年者數篇通人家所有稱大小集者皆亡逸之餘人自編摭

非當時第次矣蒐哀中外書凡九十九卷古本二

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孫光憲序

孫僅一卷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詩

雜編三卷舊序

杜工部詩集

三百九十有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與歲時為先後分十八卷又別錄賦筆雜著二十九篇為二卷合二十卷茲未可謂盡他日有得尚圖益諸寶元二年十月日

晁公武曰本朝自王原叔以後學者喜觀杜詩世有為之注者數家率鄙淺可笑有託原叔名者其實非也吳彥高東山集云今世所注杜詩乃元祐間祕閣校對黃本鄧忠臣所為鏤板家標題遂以托名王原叔兩王公前後記初無一語及注後記又言如原叔之能文止作記于後則原叔不注杜詩益可見矣

後記

宋王

琪

姑蘇郡守

近世學者爭言杜詩愛之淺者至剽掠句語迫用險字而模畫之沛然自以絕洪流而窮澁源矣又人人購其亡逸多或百餘篇少數十句藏弄矜大復自以為有得翰林王君原叔尤嗜其詩家素蓄先唐舊集及採祕府名公之室天下士人所有得者悉編次之事具於記於是杜詩無遺矣子美博聞稽古其用事非老儒博士罕知其自出然訛缺久矣後人妄改而補之者衆莫之過也非原叔多得其真為害大矣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如麻鞋見

天子垢賦御

不韞之類 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學者尤

效之而過甚豈遠大者難窺乎然夫子之刪詩也

至於檜曹小國寺人女子之詩苟中法度或取而

絃歌善言詩者豈拘於人哉原叔雖自編次余病

其卷帙之多而未甚布暇日與蘇州進士何君瑑

丁君修得原叔家藏及古今諸集聚於郡齋而參

考之三月而後已義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閱

之者固有淺淡也而又吳江邑宰河東裴君煜取

以覆視乃益精密遂鏤於板庶廣其傳或俾余序

於篇者曰如原叔之能文稱於世止作記於後且

余安知子美哉但本末不可闕書故概舉以附於

卷終原叔之文今遷於卷首云嘉祐四年四月望

日

吳郡志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誥守郡大修設廳

規模宏壯假省庫錢數千緡廳既成漕司不肯

除破時方貴杜集人間苦無全書琪家藏本讐

校素精即俾公使庫鏤板印萬本每本為直千

錢十人爭買之既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尉()通

考陳氏曰按唐志杜甫集六十卷小集六卷王

洙原叔蒐哀中外書合為二十卷王琪君玉嘉

祐間刻之姑蘇元稹墓誌附二十卷之末又有

遺文九篇治平中太守裴煜刊附集外蜀本

人略相同而以遺文入正集中則非其舊也

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詩碑序

宋胡宗愈

知成都府

草堂先生謂子美也草堂子美之故居因其所居而號之曰草堂先生先生自同谷入蜀遂卜居浣花江上萬里橋之西為草堂以居焉唐之史記前後抵牾先生至成都之年月不可考其後先生寄題草堂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然則先生之來成都殆上元之初乎嚴武入朝先生送武至巴西遂如梓州蜀亂乃之閬州將赴荆楚會武再鎮

兩川先生乃自閬州挈妻子歸草堂武辟先生為參謀武卒蜀又亂先生去之東川移居夔州遂下荆渚泝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其所游歷好事者隨處刻其詩於石及至成都則闕然先生之故居松竹荒涼略不可記丞相呂公鎮成都復作草堂於先生之舊址繪先生之像於其上宗愈假符於此乃錄先生之詩刻石置

草堂之壁間先生雖去此而其詩之意有在於是者亦附於後庶幾好事者得以考先生去來之跡云元祐庚午某月日

杜工部詩後集序

見臨川文集 宋王安石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詞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所能為而為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

非人所能為而為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余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為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

蔡寬夫詩話王原叔本杜詩辭有兩出者多並存於注至荆公為百家詩選始參考擇其善者定歸一辭王直方詩話荆公編集四家詩以子美為第一永叔次之退之又次之以太白為下

校定杜工部集序

見東觀餘論 宋李綱

杜詩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余嘗有意參訂之

特病多事未能也故校書郎武陽黃長睿父博雅
好古工文詞尤篤好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說隨年
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
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然可觀蓋自開元天
寶太平全盛之時迄於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
子美之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
艱難悲憤無聊一寓於此句法理致老而益精時
平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誦其詞如出
乎其時犁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爲古今絕唱也

公之述作行於世者既不多遭亂亾逸加以傳寫
謬誤浸失舊文烏二轉而爲烏者不可勝數長睿
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遊哀集諸家所藏是正訛
舛又得逸詩數十篇參於卷中及在祕閣得御府
定本校讐益號精密非行世者之比長睿父沒十
七年子始見其親校集二十二卷於其家朱黃塗
改手蹟如新爲之愴然竊歎其博學淵識有功於
子美之多也方肅宗之怒房琯人無敢言獨子美
抗疏救之由是廢斥終身不悔與陽城之救陸贄

何異然世罕稱之者殆為詩所掩故耶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觀者知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語文章妙天下而已紹興六年丙辰正月朔

嚴滄浪詩話迎旦東風騎蹇驢決非盛唐人言語今世俗圖畫以為少陵詩漁隱亦辨其非矣而黃長睿編人杜集非也

杜工部集後記

宋吳若通判建康

右杜集建康府學所刻版也初教授劉常今百當兵火瓦礫之餘便欲刻印此集府帥端明李公允行之繼而樞密趙公不廢其說未幾趙公移帥江

西常今亦以病丐罷屬府倅吳德克公才啓推王

伯言問嗣成之德克伯言為求工於外邑付學正

張吳學錄李鼎要以必成踰半載教授錢耆明壽

朋來乃克成焉蓋方督府宣司鼎來百工奔走趨

命不暇一集之微更歲歷十餘君子始就嗚呼儒

業之難興如此常今初得李端明本以為善又得

撫屬姚令威竟所傳故吏部鮑欽止本較定之末

得若本以為無憾焉凡稱樊者樊晃小集也稱晉

者開運二年官書本也稱荆者王介甫四選也稱

宋者宋景文也稱陳者陳無已也稱刊及一作者黃魯直晁以道諸本也雖然子美詩如五穀六牲人皆知味而鮮不為異饌所移故世之出異意為異說以亂杜詩之真者甚多此本雖未必皆得其真然求不為異者也他日有加是正者重刻之學者之所望也紹興三年六月日

今世所傳杜集以若木為最古若字幼海欽宗朝除大學王上書論李邦彥吳敏姦邪被斥見北盟會編

校定集注杜詩序

宋郭知達 成都人

杜少陵詩世號詩史自箋註雜出是非異同多所抵牾致有好事者掇其章句穿鑿傳會設為事實託名東坡刊鏤以行欺世售偽有識之士所為浩歎因緝善本得王文公 安石 宋景文公 祁 豫章先生 黃庭堅 王原叔 洙 薛夢符 口 杜時可 田 鮑文虎 彪 師民瞻 尹 趙彥材 次公 凡九家屬二三士友各隨是非而去取之如假託名氏撰造事實皆刪削不載精其讐校正其訛舛大書鈔板置之郡齋以公其傳庶幾便於觀覽絕去疑誤若少陵出處大節

史有本傳及互見諸家之序茲不復云淳熙八年

八月日

嚴滄浪詩話舊蜀本杜詩並無注釋但編年而
不分古近體其間略有公自注而已今之豫章
庫本以為翻鎮江蜀本既入雜註又分古律其
編年亦且不同近南海漕臺刊杜集亦以為摹
蜀本雖刪去假坡注尚有王原叔以下九家而
趙注此他本最詳皆非蜀舊本也○通考陳氏
曰世有稱東坡杜詩故事者隨事造文一一牽
合而皆不言其所出且其詞氣首末如出一口
益妄人依託以欺亂流俗者書坊輒勦人集註
中殊敗人意蜀人郭知達所集九家注獨刪去
之福清曾噩子肅刻板五羊
潛司字大宜老最為善本

杜工部草堂詩箋跋

宋蔡夢弼 建安人

少陵先生博極羣書馳騁今古周行萬里發為歌
詩自唐迄今五百餘年家傳而人誦之國家設科
取士詞賦之後繼之以詩主司命題多取是集惜
乎世本訛舛訓釋紕謬有識恨焉夢弼因博求唐
宋諸本聚而閱之重復參校仍用嘉興魯氏編次
歲月以為定本凡所校讐如唐之樊晃小集本顧
陶本晉開運二年官書本歐陽永叔宋子京王介
甫蘇子瞻陳無已黃魯直王原叔張文潛蔡君謨
晁以道諸本又如宋次道崔德符鮑欽止王禹玉

王深父薛夢符薛蒼舒蔡天啓蔡致遠蔡伯世徐
居仁謝任伯呂祖謙高元之趙子櫟趙次翁杜修
可杜立之師古師民瞻皆有訓解復參以蜀石碑
諸儒之定本各因其實而條紀之以俟博識者決
擇焉嘉泰甲子正月穀旦

舊序甲

杜工部詩集卷之一目錄

松陵 朱鶴齡 輯註

遂寧 李實

參定

吳縣 金俊明

遊龍門奉先寺 望嶽 登兗州城樓 題

張氏隱居二首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

集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對雨書懷走

邀許主簿 已上人茅齋 房兵曹胡馬

畫鷹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 夜宴左氏莊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

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天寶初南

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壘土為山一

匱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瓷甌甚安

矣旁植慈竹蓋茲數峰嶽岑輝媚宛有塵外

數致乃不自知興之所至而作是詩 龍門

李監宅二首 贈李白 陪李北海宴歷

下亭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暫如臨邑至嵒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

興 贈李白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重題鄭氏東亭 鄭駙馬宅宴洞中 高

都護驄馬行 贈翰林張四學士垵 贈特

進汝陽王二十韻 飲中八仙歌 今夕行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贈韋左丞丈濟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冬日洛城北謁

玄元皇帝廟 敬贈鄭諫議十韻 贈陳二

補闕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 冬日有懷李

白 春日憶李白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

東兼呈李白 兵車行 同諸公登慈恩寺

塔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示從孫濟 杜

位宅守城 玄都壇歌寄元逸人

杜工部詩集卷之一目錄

杜工部詩集卷之一

松陵 朱鶴齡 輯註

開元天寶間公居東都遊齊趙及歸京師作

遊龍門奉先寺

龍門即伊闕元和郡縣志伊闕山在河南府伊闕縣

北四十五里兩京新記煬帝登北邙觀伊闕曰此龍門即自古何不建都於此一統志闕塞山在河南府城西南三十里左傳趙鞅使女寬守闕塞卽此一名伊闕俗名龍門山又名闕口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

僧史魏太武始光元年

僧輝記招提者梵言招闕提奢唐言四方僧物但傳筆者訛拓爲招去闕奢雷提字卽今十方住持

杜工部詩集卷之一



耳唐會要官賜額為寺一作靈陰壑生虛一作籟月林散

清影天闕正異象緯逼雲臥衣裳冷鮑照詩雲臥

溪詩話按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

時若天闕然此詩天闕指龍門也王荆公謂對屬

不切改為天闕蔡興宗正異謂世傳古本作天闕

引莊子以管闕天為證皆臆說楊慎曰古字窺作

闕天闕雲臥乃倒字法耳闕天則星辰垂地臥雲

則空翠濕衣見山寺高寒殊於人境也按用修之

說蓋主與宗然丹陽記載王茂弘指牛頭山兩峰

為天闕見文選注再疏伊水北流兩山相對望之

若闕又見水經注皆確據也况欲覺古效聞晨鐘

此本古體詩何必拘拘偶對耶切

令人發淡省

望嶽元和郡縣志泰山一日岱宗在兗州乾封縣西北三十里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史貨殖傳泰山之陽則齊造化

鍾神秀陰陽割昏曉孫綽天台賦序天台者

分也按割昏曉言陰陽之氣為昏曉之所分也公

羊傳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封禪記泰山東

南囑有日觀雞鳴時兄日盪曾生曾集韻層雲決

出長三丈皆割昏曉之義通作曾雲決

背音入歸鳥馬融廣成讚洞盪曾臆發明耳目

昔廣韻決破也昔日曉也觀層雲之出其上則

曾搖送歸鳥之入其中則昔裂極言所望之高且

也遠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登兗州城樓唐書兗州魯郡屬河南道蔡

馬公時省侍之故詩云趨庭是時張翥亦

客兗州有分好玠子乃建封也按舊譜不

載省親事當在下
第後遊齊趙之時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

按東郡東方之郡舊齊州謂之東藩也舊注引

漢書東郡非漢東郡乃今東昌府

浮雲連海岱

一作嶽

平野入青徐

唐書青州北海郡徐州彭城郡俱屬河南道

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

秦本紀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德水經注秦始皇觀禮於魯登嶧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銘山嶺名曰書門括地志

兗州曲阜縣外城即魯公伯禽所築春秋正義魯城凡十有二門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殿本景帝子

魯共王所立遭漢中微未央建章悉隳而靈光歸然獨存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

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即靈光殿基東西二十四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後漢書

注殿在兗州曲阜縣城中從來多古意臨眺獨

躊躇

題張氏隱居二首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

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

看麋鹿遊史天官書敗軍場亡國之墟下有積錢金寶之上昔有氣不可不察按南史載

梁隱士孔祐至行通禱嘗見四明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之如瓦石樵人競取人手即成沙礫不貪

夜識金銀氣殆是類耶東坡謂深山大澤有乘興天地之寶惟無意于寶者能識之即此句義

杳然迷出郭知達處昌據對君疑是泛虛舟莊子

而濟于河有虛船來觸舟雖褊心之人不怒

杜工部詩集

卷一

三

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與畱霽

一作

潭鱸發發春草

鹿呦呦杜酒偏勞勸張藜不外求

急就篇注古者儀狄作酒膠柱

康又作秣酒潘岳閒居賦張公大谷之梨限前日洛陽張公居大谷有夏梨海內惟此一樹

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

劉九法曹鄭取丘石門宴集

唐書府州各有法曹參軍

事海錄碎事魏置理曹椽法曹也唐書兗州治取丘縣一統志今兗州府臨陽縣石門在兗東李白集有

魯郡東石門送杜甫詩

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椽曹乘逸興鞍馬到荒

林一作去相尋○按漢制州縣各置諸曹椽在唐則為六曹參軍能吏逢聯璧華

筵直一金前史華孝寬從荆州刺史源子恭鎮魏甚密政術俱美刑部吏人號為連璧史平準書

一金黃金一斤漢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臣瓚日泰以一鎰為一金晚來橫吹好泓下亦龍吟

漢以一斤為一金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鷟入西域得摩訶兜勒

一曲李延年更造新聲二十八解說文泓水深

處馬融長笛賦龍吟水中不見已伐竹吹之聲相似晉書鼓角橫吹曲蚩尤氏率魍魎與黃帝戰于

涿鹿帝乃命鼓角為龍吟以禦之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唐書任城漢縣隋屬兗州一統志

南池在濟寧州境今淤塞

秋水通溝洫城隅進

一作

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

亂鳴蟬菱熟經時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遙

憶舊青氍

世說王獻之夜臥齋中有盜入室獻之語曰青氍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

吳若本作許十一簿公

東嶽雲峰起溶溶滿太虛

楚詞雲溶溶今兩冥冥

震雷翻幕

燕驟雨落河

一作魚

左傳季札曰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雨著水

面魚必上浮而湓故曰落河魚杜詩博議汝南先賢傳云葛玄書符著社中大雨淹注復書符投雨

中須臾落大魚數百頭驟座對賢人酒門聽長者

雨落河魚豈暗使此事耶

車魏略太祖時禁酒而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自巷以席為門然門相邀愧泥濘騎馬到階除

已上人茅齋

吳曾漫錄唐詩多以僧為上人按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人

亂是名上人十誦律云人有四種一龍人

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人已上人無考偽歐陽公注作僧齊已大謬

已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枕簟入林僻茶瓜畱客

遲

說文箠竹席也自關以江蓮搖白羽天棘蔓

夢趙次公云歐陽

青絲

白羽謂白羽扇搖白羽狀

公家善本作蔓

蓮之迎風而舞也華嚴會

玄記青松為鹿尾白蓮為羽扇杜田正謬夢當

其刺故也然不裁天棘之名疑是方言本草圖經

云天門冬生奉高山谷今處處有之春生藤蔓大

如釵股高至丈餘亦有濶而無刺者其葉如絲而

細散以此考之天棘為天門冬明矣董斯張曰天

杜工部詩集

卷一

棘羣說紛紛洪駒父嘗問山谷山谷不解高秀實云天棘天門冬也出本草諸家都信其說然本草實是顛棘蔡夢弼云天與顛聲相近考爾雅蕤棘蕤冬即門冬注乃顛勒非顛棘也又爾雅髦顛棘注細葉有刺蔓生廣雅云女木也女木未詳鶴林玉露引梵書青練香又喻蓮香如青棘殊牽強錢謙益杜箋許彥周云徐鉉家本作天棘蔓青絲蔓生如絲尤見是天門冬也冷齋以天棘為柳院非又引王元之詩水芝臥玉腕天棘舞金絲今元之集無此二句始是偽撰耳按蕤冬顛棘爾雅作二種乃抱朴子博物志唐蘇恭本草俱云天門冬即天棘則舊注不為無據矣李時珍云天門冬或曰藤乃營實苗而爾雅指為蕤冬蓋古書錯簡也蕤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詞世說支遁許詢共在會稽王齋支為法師許為都講高僧傳支遁講維摩經遁通一義詢無以厝難詢設一難遁亦不能復通

房兵曹胡馬

唐書諸衛府州各有兵曹參軍

胡馬大宛

於爰切

名鋒稜瘦骨成

史記初天子發書曰神馬當從西北

來得鳥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鳥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竹批

雙耳峻風入四蹄輕

齊民要術馬耳欲小而銳狀如斬竹筒錢箋拾遺記曹

洪所乘馬曰白鶴此馬走惟覺耳中風聲脚似不踐地時人謂乘風行也劉義恭白馬賦鍊身輕足

所向無空濶真堪託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

行赭白馬賦料武藝品驍騰

畫鷹

素練風霜起蒼鷹畫作殊風霜起與畫馬詩縞素漠漠開風沙同義劉須

溪謂絹搜切身思狡兔側目似愁胡舊注搜身也

孫楚鷹賦擒狡兔於平原傅玄鷹賦左看若側

右視如傾孫楚鷹賦深目蛾眉狀如愁胡按傅玄

後侯賦云揚眉蹙頰若愁若嗔既似老公又類胡

兒所謂愁胡也以對狡兔甚切公胡孫詩預晒愁

胡面正條他刀切旋徐釗切光堪摘軒楹勢可呼韻廣

用之同條綵編絲繩玉篇鏃轉軸以綵繫鷹足而繫之於鏃

也傅玄鷹賦飾五彩之華絆結璇璣之金環孫

楚鷹賦應則應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西都賦

機招則易呼因畫鷹而思見真者之搏擊即進鵬賦意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原注員外季弟執金

句唐書宋之問字延清景龍中遷考功

員外郎弟之梯以躡勇開開元中自右羽

林將軍出為益州長史劍南節度使

鶴曰按史中宗增置修文館學士之問與

杜審言首膺其選審言與吉州之問有送

別詩審言沒之問有祭文公與之問蓋世

契也按本集開元二十九年公築室首

陽之下祭遠祖當陽君其過之問疑或在

是時也

宋公舊池館零落首舊作陽阿文選注河南郡圖

頭曰上東門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

所一統志在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按新書之問

汾州人舊書則云號州弘農人首陽與號州相鄰

故有莊在焉趙次公引河東蒲坂之首陽誤矣

枉道祗從入吟詩許愛過祗從入言一任過客

許更過言他日可更過此乎見重來未有期也皆

極歎其零落故下接以淹留寂寞二語次公云自

上

下

七

負能詩須溪云尊
慕前輩皆未然

淹留問耆老

晉作舊

寂寞向山河

夏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

後漢馮異傳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

呼為大樹將軍

夜宴左氏莊

風林

晉作林風

纖月落衣露淨

英華作靜

琴張

古詩雨頭纖纖月初生張

緯詩雲表掛纖月

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檢書燒燭短

看

一作說

劍引杯長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

按年譜公

年弱冠遊吳越此故開吳詠而因思其地也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

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唐書臨邑漢縣屬齊

州按公弟有四臨邑弟未知為誰集有送弟穎赴齊州詩或穎嘗官臨邑黃日按

唐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秋河南河北二十四郡水齊其一也當是其年作

二儀積風雨百谷漏波濤聞道淇河圻遙連滄海

高職司憂悄悄郡國訴嗷嗷舍弟卑棲邑防川領

簿曹尺書前日至版築不時操難假鼃鼃力空瞻

烏鵲毛

竹書紀年周穆王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叱鼃鼃以為梁遂伐越至於紆

爾雅翼涉秋七日鵲首無故皆禿相傳是日烏鵲為梁渡織女故毛皆脫去燕南吹猷

敵濟上沒蓬蒿螺蚌

步項切

滿近郭蛟螭乘九臯

詩傳

徐關溪木府碣石小秋

毫白屋留孤樹青天一作失萬艘徐關在齊

赴齊州詩徐關東海西海賦爾其水府之內極溪

之庭山海經注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海邊

山唐畫平州石吾衰同泛稷利涉想蟠桃賴一作

倚一作天涯鈞猶能掣巨鼈戰國策土偶謂桃梗

刻削為人津雨下溜水至則子漂之而去矣庾信

詩漂流從木梗千洲記東海有山名度索山有

大桃樹屈蟠三千里名曰蟠桃賴倚作却倚是

即長劍倚天外之倚耳或解作公為臨邑弟所倚

賴非列子龍伯之國

南人按新舊史開元二十九年七月伊洛水溢損居

南濟上徐關碣石誌諸州漂沒也吹歛故失萬

艘誌害稼并害漕也未因臨邑濱海故用蟠桃

巨鼈事言我雖泛梗無成猶思垂釣東海以施

擊鼈之力水患豈足憂耶蓋戲為

大言以慰之題所云用寬其意也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

壘一作土為山一價郭知達本盈尺以代

彼朽木承諸焚香瓷甌甌甚安矣芻植慈

竹蓋茲數峰嶽峯蟬蛸宛有塵外數一本

字郭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是詩舊唐

部員外郎二員一人主判南曹注以在選

南曹權德輿吏部南曹廳壁記云高宗上元初請外郎一人額南曹之任其後或認他曹郎權居之此云南曹小司寇當是以秋官權職者太夫人盧氏公祖審言繼室天寶三載五月卒於陳留郡之私第公作墓誌 嶽岑謂山嬋娟謂竹

一 賈功盈尺三峰意出羣望中疑在野幽處欲生

雲慈竹春陰覆香爐曉勢分

述異記南中生子母竹今之慈竹也又謂

之孝竹漢章帝三年子母竹筭生白虎殿前羣臣作孝竹頌 惟南將獻壽佳氣

日氤氳

龍門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

開唐書東都皇城名曰太微城宮城在皇城北名曰紫微城都城前直伊闕後據卽山

地有金色世界銀色世界 往來時屢改

龍門記精舍繞層阿干龕鄰隋壁 相閱征途上生涯

川水

陸一作 日悠哉

歎逝賦川閱

李監宅二首

一作李監鐵 後一首見吳若本逸詩草堂本入正集注

云新 添

尚覺王孫貴豪家意頗濃

李監必宗室 故曰王孫 屏開金孔

雀褥隱繡芙蓉

舊唐書高祖皇后竇氏父毅於門屏畫二孔雀有求婚輒與兩箭潛約中目者許之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遂歸於帝徐彥伯詩金縷畫屏開 王僧孺述夢詩以親

芙蓉樽方開合歡被崔顯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

重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後漢書注續漢志云伍伯鈴下侍閤門闌

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類聚楚國先賢傳云孫雋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

太尉桓焉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

華筵春風起高城煙霧開雜花分戶映嬌燕入簾

回一見能傾座虛懷只愛才司馬相如傳一座盡傾鹽車雖

絆驥名是漢庭來戰國策騏驎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庾信詩絆驥

猶千里垂鵬更九飛

贈李白按年譜天寶三載公在東都太白以力士之請亦放還遊東都此贈

詩當在在時脫身金闕之句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腥羶蔬食常不

飽唐書東都隋置武德四年廢貞觀二年移洛陽宮顯慶二年詔收東都豈無青精一作飯使

言腥羶非已所堪寧不飽其蔬食蓋惡機巧而思去之

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太平御覽三

褒字子登漢王陵七世孫服青精餛飩飯趨步峻峰如飛鳥圖經本草陶隱居登真隱訣云太極真人

青精乾石餛飩飯法用南燭草木葉雜莖皮煮取汁

浸米蒸之令飯作青色高格曝乾當三蒸曝每蒸

輒以葉汁漉令漉漉日可服二升勿復血食填胃

補髓消滅三蟲餛飩音信餛飩之為言殄也謂以酒蜜

藥草漉而曝之也亦作礪抱朴子覽金丹之道使人不復措意小小方書然大藥卒難辦得又曰

余受金丹仙經二十年資無僭石無以為之丹書
抱陽山人大藥証曰夫大藥者須煉砂中未能取
鉛裏金黃芽為根
蒂水火鍊功深
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

梁宋遊方期拾瑤草
江淹別賦金閨之諸彥注金閨金馬門也白嘗供奉翰林

故云元和郡國志漢文帝子梁孝王都大梁東徙睢陽今宋州也公與白同遊梁宋見本傳及遣懷昔遊二詩
江淹廬山詩瑤草正翕絕善曰瑤草玉芝也本草經白芝生華山一名玉芝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舊唐書地理志青州屬河南道武德四年

置青州總管府天寶元年改為北海郡乾元元年復為青州李邕傳天寶初邕為汲郡北海太守五載坐賊事杖死於郡歷下亭在齊州以歷山名于欽齊乘歷下亭在府城驛即內歷山臺上面山背湖實為勝絕少陵有陪李北海宴詩

東藩駐皂蓋北渚凌清河
一作清河俱非海右一作內正

此亭古濟南名士多
原注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坐○後漢書太守秩二千石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轡

興玉珮仍當歌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
魏武帝樂府對酒當歌人生幾何錢箋三齊記云歷水出歷祠下家源競發與樂水同入鵲山湖所謂交流也

蘊真慳所遇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
謝靈運詩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江淹詩悠悠蘊真趣

過
謝靈運詩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江淹詩悠悠蘊真趣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原注時李之芳

自尚書郎出齊州製此亭唐書之芳開元末為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安祿山奏為范陽司馬

新亭結構罷隱見

形句切

清河陰

原注亭對鵲湖一統志鵲山湖在齊

南府城北二十里

跡籍臺觀

古玩切

舊氣冥

一作冥

海嶽淡

按韻

會古籍字與藉通亭之基迹憑藉臺觀之舊學之氣象冥接海岳之遙此正和邑詩形制開古跡及泰山巨壑二句意舊注籍字作圖籍解冥字作溟濛解義遂難通

堞感至今

遺堞城上雉堞也古齊歷下城對歷山之下

芳宴此時具哀

絲千古心主稱壽尊客筵秩宴北

一作鄰謝曉詩密

矣芳宴在斯曹植詩主稱千金壽

禮記絲聲末以立麻麻以立志

詩宿之初筵左右秩

不阻蓬華興得兼

兼得

梁甫吟

史記注梁父太山下小山西谿叢語

藝文類聚載諸葛亮梁父吟不知何義張衡四愁詩欲往從之梁甫艱注言人君有德則封太山太山喻人君梁甫喻小人也諸葛好為梁甫吟恐取此意

登歷下古城員外孫

他本無孫字

新亭

李邕

吾宗固神秀體物寫謀長形制開古跡曾冰延樂

方

備毅無賦元音高歌為樂之方魏文帝樂府善為樂方

太山雄地里巨壑

眇雲莊高興泊

陳浩然本作泊

煩促永懷清典常含弘知

四大出入見三光

老子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坤出入三光史記索隱三光日月五星也負郭喜種稻安時譎吉祥

暫如臨邑至嵒音宅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

爾成興臨邑注見前趙次公曰嵒玉篇

也地志云齊州治歷城縣歷城東門外有歷水入鵲山湖今題云如臨邑至嵒山湖

按王存九域志臨邑去州北四十里而嵒字之音又與鵲不同則嵒山湖乃別湖之

也杜詩博議疑公將往臨邑中道抵歷下登新亭因懷李之芳觀詩有歇馬高林

問語可見嵒山湖當是鵲山之訛不必別求嵒山以實之也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蠶吼風奔浪魚跳平日

映山暫遊阻詞伯却望懷青關青關李員外所在其地未詳或云卽

青州穆陵關靄靄生雲霧惟應促駕還

贈李白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晉書葛洪見天下已亂欲

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稽含軍事合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後以年老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

帝與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砂帝從之洪至廣州刺史鄧岳聞不聽去乃止羅浮山煉

丹砂山積年優游閑養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侯古為

誰雄北史侯景傳常有飛揚跋扈之意按太白東魯行云顧余不及仕學劍來山東唐史稱其

好縱橫術喜擊劍為任俠此故以飛揚跋扈目之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

兄南史武威陰鏗字子堅善五言詩為當時所重仕陳累遷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論語疏

顧史主祭蒙山在東故曰東蒙唐書沂州新泰縣有蒙山寰宇記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六里

醉眠秋共被攜手日一作月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

北郭生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賫百金聘北郭先生為相後漢書汝南廖憲絕志世外不應辟召時號北郭先生錢箋太白集尋魯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妻

酸棗垂北郭寒瓜蔓東籬此入門高興發侍立小

童清落景音聞寒杵屯音雲對古城梁元帝纂要晚照謂之落

景列子望之若屯雲馬向來吟橘頌誰劉云恐中山王文木賦奔屯屯屯雲

欲一作與討尊羹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楚詞有

意言受命不遷晉書張翰在洛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遂命駕歸

重題鄭氏東亭原注在新安界唐書新安縣屬河南府鄭氏無考

鮑欽止云即駙馬潛曜

華亭入翠微秋日亂清暉郭作暉爾雅山未及上翠微疏謂未及頂上

在旁陂陀之處名翠微一作說氣青縹色崩石欹山樹清一作當連曳

水衣張協詩堂上水衣紫鱗衝岸躍蒼隼護巢歸

蜀都賦鮮以紫鱗說向晚尋征路殘雲傷馬飛

文隼鷺鳥陸仙云鷺屬

止工部詩集卷一

鄭駙馬宅宴洞中唐書明皇臨晉公主下嫁鄭潛曜按潛曜廣文

博士鄭虔之姪公作公主母皇甫淑妃墓

碑云甫忝鄭莊之賓客遊貴主之園林

錢箋長安志蓮花洞在神禾原駙馬之

居杜詩所謂主家陰洞者也宋張禮遊城

南記直樊川之上倚神禾原有洞曰蓮花

舊為村人鄭氏之業鄭氏遠祖潛曜尚明

皇之女此詩乃歸長安後作黃鶴以

駙馬洞中與鄭氏東亭為一處大謬

主家陰洞細燴霧留客夏簟青一作

琅玕別賦夏

晝不暮本草琅玕一名青珠陶隱居曰蜀都賦

所稱青珠黃環也蘇恭曰琅玕有數種色以青者

入藥為勝是琉璃之類火齊寶也出嶺州以西鳥

白蠻中及于闐國趙曰詩家多以琅玕比竹青琅

玕特形容竹簟之美耳太白題王處士水亭詩拂

拭青玉簟為子置金樽亦非真以青玉為簟也

春酒盃濃琥珀薄冰漿椀碧瑪瑙寒陳藏器本草

國初如桃膠凝乃成焉陶隱居曰舊說松脂入地

千年化為琥珀今燒之亦作松氣玄中記楓脂入

地為琥珀陸機樂府渴飲堅冰漿本草瑪瑙紅

色美石之類生西國洛陽伽藍記元琛酒器有水

品鉢瑪瑙琉璃椀

赤玉卮數十枚悞疑茅堂一作過江麓一云已

入風磴丁鄧靈雲端鮑照銅山詩既類風門磴復

風磴宵入雲端二語極自是秦樓壓鄭谷時聞雜

狀洞中之陰解者都謬

佩聲珊珊列仙傳秦穆公以女弄玉妻蕭史日於

樓上吹簫作鳳鳴鳳止其屋一旦夫妻

皆隨風去揚子法言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

名震京師雍錄谷口在雲陽縣西四十里

帝李夫人歌

高都護驄馬行

高都護黃鶴作高仙芝按唐史仙芝開元末為安西

副都護天寶六載討小勃律虜其王詩云一心成大功豈即謂此乎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欵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

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

舊唐書貞觀十七年置安西都護府於西州顯慶三

年移治龜茲國城于闐以西北波斯以東十六都督府隸焉廣韻驄馬青白色古詩躑躅青驄馬

白馬賦聲價隆振漢書天馬歌功成惠養隨所致天馬來立無草徑千里循東道

飄飄一作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

思戰場利緒白馬賦願終惠養蔭本枝今元和郡縣志居延澤在張掖縣東北一千六

百里即古流沙天馬歌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緒白馬賦研雄姿以奉引漢書注伏櫪謂

伏槽櫪而秣之腕今本一作腕促蹄高如踣音鐵交河幾蹴曾

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

齊民要術馬腕

欲得細而促蹄欲得厚而大又曰腕欲促而大其間纔容鞞蹄欲得厚二三寸硬如石元和郡縣志貞觀四年于漢車師前王地置交河縣取界內

交河為名交河源出縣北天山分流城下一統志今為西番火州地名畫錄開元內廐有飛黃照

夜浮雲五花之乘按五花者郭若虛謂剪鬃為瓣或三花或五花白樂天詩馬鬣剪三花是也漢書注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膊小

孔中出如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

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

崔豹古今注秦始皇有七馬一曰追電

傳立樓蘭質子尉屠者為王百官送至橫門外三

上二乃詩集

輔黃圖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其外有橋曰橫橋程大昌雍錄自橫門渡渭而西即是趨西域之路

此詩全是古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之意

贈翰林張四學士垵

舊唐書張說傳二子均垵皆能文唐會要

玄宗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旨制詔書敕猶或分在集賢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別建學士院俾專內命太常少卿張垵起居舍人劉光謙等首居之而集賢所掌由是罷息

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

唐會要翰林院在銀臺門內麟德殿西廂重廊

之後學士院在翰林院之南別戶東向晉天文志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蔽覆大帝之座也蓋下

宮中漢客星

漢書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

俱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徐陵詩張星舊在天河上由來張姓本連天後漢書光武與嚴光共臥太史奏客星紀帝座甚急舊唐書洎尚寧親公主玄宗特加恩寵許于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雍錄李肇曰學士院有兩廳北廳從東來第一間常為承旨閣餘皆學士居之南廳本駟馬張垵為學士時以居公主此其書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

兩京新紀

大福殿在麟德殿北拾翠殿在大福殿

東南長安志

東內大明宮麟德殿次北翰林門內

翰林院學士院

翰林門北曰九仙門大福殿拾翠殿西內延嘉殿西北有景福臺臺西有望雲亭

紫誥仍兼縮黃麻似六經

紫誥紫泥封誥也後漢真服志注漢舊儀天子

信璽六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絲

西京雜記漢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絲緝其上

唐會要中書以黃白二麻為輪命重輕之辨開元

三年十月始用黃麻紙寫詔上元三年二月制敕

並用黃麻紙李肇翰林志故事中書舍人專掌詔

誥開元間始置學士大事直出中禁不由兩省凡

制用白麻紙詔用白藤紙書用黃麻紙

內分 魯作 金帶赤恩與荔枝

青 唐書緋為四品服淺緋為五品服並金帶但鞞

數別李肇國史補張均兄弟俱在翰林均以前尚

主獨賜珍玩以誇於均均曰此乃婦翁與女婿固

非天子賜學士也按史貴妃嗜生荔枝明皇置

驛傳送相尚主宅在禁中得與此賜所謂恩與荔

枝青也海錄碎事載戎州出綠荔枝肉熟而皮猶

綠又曾子固荔枝狀云江家綠出福州又色紅而

有青斑者名虎皮亦出福州荔枝青殆即此類乎

舊注引楊文公談苑荔枝金無復隨高鳳空餘泣

帶乃是宋制且與上句複出

聚螢此生任春草垂老獨漂萍儻憶山陽會悲調

在一聽 詩鳳凰鳴矣于彼高岡 顏延之秋胡詩椅

月以練囊盛數十螢火照書讀 庾信詩流螢夜聚

書 魏氏春秋 嵇康寓居河內山陽與王戎尚秀

同遊秀後經康山陽舊居作思舊賦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舊唐書讓皇帝長

天寶初終父喪加特進九載卒贈太子太

師黃日公還長安從汝陽遊蓋在天寶五

六載 間

特進羣公表天人 風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

鵬 唐書文散階正 二品曰特進 魏略邯鄲

鄆淳見曹植才 辨對其所知歎為天人 服禮求

七 邯鄲詩集 卷一 七

毫髮推

一作惟

忠忘

去聲

寢興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

憑

鄭善夫曰若無憑猶漢高失蕭何若失左右手意正言帝眷之切非如舊注所云不挾貫也

仙醴

一作醞

來

一作求

浮蟻奇毛或賜鷹清關塵不雜

中使日相乘

釋名

酒有汎齊浮蟻南都賦浮蟻若

吳志朱然傳中使醫藥口食之

物相望

晚節嬉遊

簡平居孝義稱自多

親棣萼誰

敢問山陵

唐書先

天後以隆慶舊邸為典慶宮賜

中薛諸王第環列宮側宮西南

置樓西曰花萼相

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

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同榻宴飲寧

王薨謚曰讓皇帝

葬橋陵號惠陵

上表懇辭手制不許長安志讓

言帝雖篤親親

之誼崇禮有加而汝陽終恪守

臣節不敢問及山陵之名所謂孝義足稱者此也

須溪云山陵攝祖宗大謬

學業醇儒富辭

一作才

華哲匠能筆飛

鸞聳立章罷鳳騫

一作騫非

騰

殷仲文詩吾匠感蕭辰吳質答太子牋擣藻

下筆龍鸞之文奮

矣張懷瓘書錄許

師見太宗書曰鳳翥鸞迴實古今書聖

笑忘形向友朋寸

長

一作腸非

堪繾綣一諾豈驕矜已

黍歸曹植何知對

李膺

後漢書杜密與李膺俱坐黨劄而各行相次時人亦

稱李杜焉公自言

不敢

招要恩屢至崇重力難勝

披霧初歡夕高秋

爽氣澄

世說衛玠見樂廣曰見此人若披雲霧而睹青

樽壘臨極浦

雁宿

張燈花月窮遊宴炎天避

鬱蒸硯寒金井木

簷動

玉壺冰西征記太極殿前有金井

清如玉 瓢飲惟三徑巖棲在百層 陳作巖居 異一勝 謬作

且持蠡 測海况 挹酒如澠 絕交書 堯舜之君世 許由之岩栖 西京賦

井幹疊而百層 東方朔傳 以蠡測海 注 蠡 瓠勺也 韻會 蝶亦 作蠡 左傳 有酒如澠 鴻寶

寧全秘丹梯庶可陵 淮王門有一作 客終不愧孫

登 劉向傳 上復興 神仙傳 淮南王安作內書 二十 二篇 又中篇 八章 言神仙黃白之事 名為鴻寶 萬

畢三卷 論變化之道 凡十萬言 謝靈運擬 阮瞻 詩 躡步陵丹梯 注 丹梯 階也 又 遊敬亭山詩 卽

此陵丹梯 注 謂山也 按二注 不同 此當從前說 神仙傳 淮南王安 好方術 養士數千人 有八公 諸

門皆鬚眉皓白 王薄其老 八公俄變為童子 晉 隱逸傳 孫登 居汲 郡北山 好讀易 撫一絃琴 嵇康

從之游 三年問其所圖 終不答 將別乃曰 子才多

幽憤詩曰 昔慙柳下 今愧孫登 言汝陽愛士 固

乎蓋不欲自處於曳裾之客也

飲中八仙歌 蔡曰 按范傳 正李白新墓碑 在長安時 時人以公及賀監

汝陽王崔宗之 裴周南等 八人為酒中八 仙公 此篇無裴 豈范別有稽耶 按此詩舊

編天寶五載 徒以是年李適之罷 相然考 唐史 蘇晉 歿開元二十二年 賀知章 李白

去天寶三載 入仙人當是總括 前後言之 非一時 俱在長安也

知章騎馬似乘船 眼花落井水底眠 舊唐書 賀知 章會稽 永興

人自號四明狂客 又稱秘書 外監 醉後屬詞 動成 卷軸 文不加點 咸有可觀 天寶三載 上疏請度為

道士 還鄉里 越絕書 夫越水行而山處 以船為車 以楫為馬 吳均雜句 夢中難言 見終成亂 眼花

抱朴子余從祖仙公每大醉輒入溪淵之底一日許乃出
按二語只極狀醉態耳舊注引阮咸事乃偽撰故實此類今皆削之
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

涎恨不移封向酒泉舊唐書讓皇帝長子璿封汝陽郡王與賀知章褚庭誨為

詩酒之交魏文帝與吳質書蒲萄釀以為酒甘於麴蘖道之已流漢咽嗑羨同涎
三秦記酒泉郡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拾遺記羌人姚馥嗜酒羣輩呼渴羌武帝擢為朝歌宰遷酒泉

太守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

稱避舊本作世邵氏賢舊唐書李適之雅好賓客聞見錄定作避賢飲酒一斗不亂天寶元年

八月代牛仙客為左丞相五載四月罷政賦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
劉伶酒德頌銜杯漱醪魏志醉宗之蕭灑美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

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舊唐書崔宗之

日用之子襲封齊國公李白傳侍御史崔宗之謫金陵與白詩酒唱和
蘇晉長齋繡

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舊唐書蘇晉珣之子數歲知為文舉進士歷官戶吏

二部侍郎終太子左庶子嘗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實之曰是佛好飲米汁願事之他佛不愛也按此事不知何本米汁語未見佛書疑亦偽撰
李白一斗詩

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

是酒中仙范傳正李白新墓碑玄宗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權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

酒翰苑中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按呼來不上船正指此事言舊注俱謬
張旭三杯草

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舊唐書吳郡張

旭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書揮洒變化無窮若有神助錢箋金壺記旭官右率府長史王愔文章志後漢張芝好草書學崔杜之法韋仲將謂之草聖古樂府脫帽著帽頭李頎贈旭詩露頂據胡牀長叫三五聲

斗方卓然高談雄辨驚四筵袁郊甘澤謔陶峴開元中家於崑山自製

三舟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遊山水

蔡寬夫詩話此歌眠字天字再押前字三押古未見其體叔父元度云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韻無害亦周詩分章之意也

今夕行

今夕何夕歲云徂夏燭明可孤咸陽客舍

事無相與博塞蘇代切一為歡娛唐書武德元年

咸陽縣屬京兆府王逸楚詞注投六箸行六棋故云六博許慎說文博局戲六箸十二棋也鮑宏

博經用十二棋六白六黑所擲投謂之瓊瓊有五采潘鴻曰古大博則六箸六棋小博則二棍十二

茶故王許說不同說文箸行棋相塞謂之塞漢書注蘇林曰塞博類不用箭但行梟散鮑宏塞經塞

有四采塞四乘五是也至五馮音陵大叫呼五白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

踰跣不肯成梟盧左傳馮陵敵邑招魂成梟而牟呼五白些王逸注倍勝為牟五

白博齒也言已箸已碁當成牟勝射張食碁下逃於窟故呼五白以助投也戰國策王不見夫博

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補注正義云博頭有刻為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食者行碁

握不行也晉張重華傳謝艾曰梟者邀也六博得梟者勝劉毅傳毅於東堂聚博蒲大擲餘人並黑

士工部詩集

積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繞林
 叫謂同坐曰非不能虛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按五
 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一子轉
 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虛慕容寶傳寶與韓黃
 李根等擣蒲誓之曰世云擣蒲有神若富貴可期
 頻得三虛於是三擲盡虛寶拜而受賜唐國史補
 崔師本好為古擣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
 以二關人執六馬其毆五枚上黑下白黑者刻二
 為積白者刻二為雉擲之全黑為虛二雉三黑為
 雉二積二白為積全白為白四者貴采也開塞塔
 禿概臬六者雜采也貴采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
 餘則否程大昌演繁露虛在擣蒲為最高之采
 五白非擣蒲所貴不知何以云呼五白也韓子儒
 何以不好博勝者必殺臬是殺所貴也臬固為善
 齒而殺臬者又當得雉則臬之采品非虛比也老
 杜槩言臬虛亦恐未詳錢箋成臬五白原本招魂
 文人引據迥相祖述大昌之論斯為固矣按不肯
 成臬虛正用劉毅事兼舉六博之臬者以擣蒲本

博類也昌黎詩六博在一擲臬虛叱迴旋語與此同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

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

切石輸百萬南史劉毅家無儋石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原注甫故廬在偃師承韋公頻有訪問故

有下句○舊唐書韋濟傳天寶七載為河南尹遷尚書左丞唐會要天寶七載四月河南尹韋濟奏於偃師縣東山下開驛道通孝義橋公寄詩當在其時

有客傳河尹逢人問孔融青囊仍隱逸章甫尚西

東後漢孔融傳河南尹李膺不妄接士融年十歲造門與交晉郭璞傳璞嘗受業於鄭公得青

囊書九卷遂開洞五行莊子宋人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鼎食分一作

副立長壽中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長安三年承慶代嗣立為天官侍郎頃之又代知政事及承慶卒嗣立又代為黃門侍郎前後四職相代又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以來莫與為此時議

歸前烈一作列古天倫恨莫俱鶴原荒宿草鳳洛

接亨衢穀梁傳兄弟天倫也李白詩吾與元夫子

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鳴求其類禮記注宿草陳

根也謂期年舊書嗣立三子孚恒濟皆知名孚

累遷至左司員外郎恒開元初為陽山令宇文融

密薦恒有經濟才擢拜殿中侍御史為隴右道河

西黜陟使出為陳留太守未行而卒時人甚傷惜

之按濟遷左丞時其兄恒必已先沒故有恨莫俱

荒宿草之句晉中興書荀勗從中書監遷尚書

令有賀之者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謝莊讓

中書令表壁門天遂鳳沼神深按通典光宅元年

中書省有改日鳳閣以鳳池事為各濟父相皆官鳳

閣此故以接亨衢期之也千家本有公自注濟之

兄河亦為給事中此出黃鶴補注他本無之其實

誤也有客雖安命衰容豈壯夫家人憂几杖甲子混

泥塗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左傳絳縣

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

五甲子矣趙孟謝曰使吾子不謂矜餘力還來謁

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大巫歲寒仍顧遇日暮且踟躕

吳志注張紘見陳

琳答曰河北率少文章易為雄伯今足老驥思干

下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里饑鷹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

一云折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區○饑鷹注別見張儀傳蘇秦使人微感張儀

純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

陳漢書班伯在綺襦純袴之間注綺細綾純素也

越春秋子胥謂漁父性命屬天今屬丈人鮑照樂府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甫昔少

年口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

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陳作

隣易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年譜公遊吳越歸赴

振客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趙曰公哀李

邕詩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重敘東都別朝陰

洛陽乎新史蓋誤以再見為始識面矣唐書文

死傳王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及進士第張說輔

政召為秘書正字終道州司馬按邕翰皆公同

出一作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

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古詩何不策高足先據要

歲拾穗行歌桓譚新論天下神人五一日神仙二

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

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顏氏家訓殘孟冷炙

主上頃見徵歛許勿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

踏蹬無縱鱗年譜天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詣殿

退下楚詞據青冥而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

據虹注青冥雲也

於百僚上猥誦佳句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

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踈踈劉峻廣絕交論王陽登則貢公喜史原憲傳

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 [吳越春秋] 公子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 [西京賦] 大雀踈踈

踐注 踐踈行走貌 今欲東入海卽將西去秦尚

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

白鷗沒一作浩蕩萬里誰能馴杜氏通典長安縣南有終南山地理

志在武功縣東一名南山元和郡縣志終南山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渭水在萬年縣北五十里

後漢李固傳竊感古人一飯之報注謂靈輒也 [東坡志林] 子美白鷗沒浩蕩言滅沒於烟

波間耳宋敏求謂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便覺神氣索然

此詩前後乃陳情也幸必當薦公而不達故行踐踈去國之思今猶未忍決去者以眷眷大臣也然去志終不可回當如白鷗之遠汎江湖耳

意最委折而語非乞憐應與昌黎上宰相書同讀范元實但稱其布置得體未為知言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原注廟有吳道子畫五聖

圖 [唐書] 高宗乾封元年幸亳州詣老君廟追尊為玄元皇帝開元二十九年制兩

京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天寶元年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於丹鳳

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就函谷關尹喜臺西發得之乃置玄元廟

於大寧坊東都於積善坊臨淄舊邸親享

新廟九月改為太上玄元皇帝宮二年改

為太清宮東都為太微宮按此詩所詠卽太微宮也作於加謚五聖之後當在天寶

配極玄都闕憑高

一作虛

禁籙

一作禁籙

長守祧嚴

具禮掌節鎮非常

史記始為言家天極故曰極廟

道君處大玄都坐三蓋天上羅三清下包

三界靈寶本元經自玄都至京以下有二十六天

雲笈七籤三洞經玄都上有九曲峻嶒鳳臺瓊房

玉室處於九天之上至京之陽玄元廟在此切

山上故曰憑高漢紀注節者禁苑之遮衛也後漢

紀注折竹以繩懸連之使人不得往來今作籙羽

獵賦禁禦所營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

祧注遷主所藏曰祧唐書老君廟置令丞各一員

者所執之信趙曰既尊老君為聖祖故監廟者得

謂守祧必有符驗以防

非常故得借稱掌節

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翳

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

劉鞫詩縹碧以為瓦

西都賦抗仙掌以承

露擢雙立之金莖注金莖劍柱也郊祀志漢武作

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趙曰廟中未必有金

莖詩人大言之耳按曹子建集明帝詔有司鑄銅

建承露盤於芳林園莖長十二丈大十圍使植作

頌銘則洛城金莖固有之矣沈約春風詠仙李

蟠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

神

傳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述異記

瀨鄉老子廟有紅縹李一李二色庾信老子廟詩

盤根古樹低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年七月七

日旦生於猗蘭殿先是景帝坐崇芳閣見赤氣如

林來蔽戶牖乃改閣為猗蘭殿遺舊史謂史記

世家不列老子唐會要開元二十三年奉敕升老

子莊子為列傳首居伯夷之上封演聞見記開

元二十一年明皇親注老子道德經令學者習之

唐書道德經注成詔天下家藏其書
貢舉人減尚書論語而考試老子

畫手看前輩

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

錢箋朱景玄名畫錄

吳道玄字道子東京陽翟人明皇知其名召入內供奉吳生凡畫人物佛像神鬼禽獸山水臺殿草木皆冠絕於世國朝第一歷代名畫記吳道玄學書不成因工畫張懷瓘每云吳生之畫下筆有神是張僧繇後身官至寧王友東京賦秦政利背長距終得擅場注終一場肇論萬象森羅五

聖聯

晉作

龍袞千官列

一作

雁行冕旒俱秀發旌

旆盡飛揚

通鑑天寶八載六月上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上高祖諡曰神堯大聖皇帝

太宗諡曰文武大聖皇帝高宗諡曰天皇大聖皇帝中宗諡曰孝和大聖皇帝睿宗諡曰玄貞大聖皇帝
皇帝康駢劇談錄東都北邙山有玄元觀南有老君廟臺殿高敞下瞰伊洛壁有吳道子畫五聖真

容及老子子化胡經事丹青絕妙古今無比翠栢淡留景紅梨迴得霜風

箏吹玉柱露井凍

英華

銀牀

郭知達本注風箏謂作動

鳴也丹鉛錄古人殿閣簷稜間有風琴風箏皆因風動成音自叶宮商或曰風箏簷鈴也俗謂呼風

馬兒按唐人有風箏詩前說是柳惲詩秋風吹玉柱袁淑正情賦陳玉柱之鳴箏古樂府桃生露

井上樂府淮南王篇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庾肩吾詩銀牀落井桐舊注銀牀井欄也

名義考銀牀非井欄乃轆轤架也

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

如不死養拙憂何鄉

一作方史記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居周久之見周之

衰乃遂去列仙傳老子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老氏聖紀圖河上公授漢文帝道經三經旨與帝齋戒受之神仙傳漢孝景讀老子經

所不解以問河上公公乃授素書二卷舊注拱漢

皇言文景崇尚其術故端拱而治也老子谷神

不歿是謂玄牝注谷養也神五藏

之錢箋唐自追祖老子見像降符告者不一玄宗

篤信而崇事之公作此詩以諷諫也配極四句

言宮殿壯麗踰制為非禮也仙李盤根倚蘭奕

葉言神堯以下聖子神孫仙源積慶何取乎玄

元而追之為祖乎世家遺舊史言太史公已不

列世家其在唐世何譜牒之可據也道德付今

王言玄宗雖尊信其教然未能深知道德之意

皆微辭也畫手八句記吳生畫圖也世代之象

遠如彼畫圖之親切如此冕旒旌旆輝煌耳目

不亦近於兒戲乎翠柏四句序冬日之景也末

四句總括一篇大旨身退卑周室言老子見周

德之衰則引身去之今安肯非時而出也經傳

拱漢皇言漢文恭儉醇厚深得五千言之旨故

經傳而致垂拱之治今之崇玄則異是也亦申

明道德付今王之意也老子之學歸本於谷神

不死為天地根理國立身其餘事耳假令長生

駐世亦當藏名養拙於無何有之鄉豈其憑人

降形炫耀光景以博人主之崇奉乎此詩雖極

意諷諫而鋪張盛麗語意渾然所謂言之無罪

聞之足戒者也

戒者也

敬贈鄭諫議十韻唐書諫議大夫凡四人屬門下省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

爭世說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長史曰思飄雲物

外韶音令詞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賈

新書十毫曰髮十髮曰釐文賦恒遺恨以終篇爾雅大波為瀾小波為淪文賦或沿波而討源

野人寧得所天意薄浮生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

旌野人以下皆自敘天台賦序遠寄冥搜築居

仙縹緲旅食歲崢嶸使者求顏闔諸公厭禰衡

羣仙縹緲餐玉清涯舞鶴賦歲崢嶸而愁暮注

崢嶸高貌言歲之將盡猶物之高莊子魯君聞

顏闔得道之士也使人以幣先焉使者致幣闔對

曰恐聽誤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

復求之則不得已後漢書禰衡氣剛傲好矯時

慢物曹操懷忿以才名不欲殺之送劉表表不能

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將期一諾一作重歛使寸

卜急送衡與之為所殺語

心傾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阮籍傳籍聞步兵

三百斛乃求營人善釀有貯酒

為步兵校尉

贈陳二補闕

唐六典垂拱中置左右補闕各一員天授初左右各加三

員

世儒多汨沒夫子獨聲名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

卿後漢書永元十三年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

博選藝術之士以充其官注陸機洛陽記曰東

觀在南宮高闕十二間介於承風觀漢書上讀

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狗監

揚得意侍上曰臣邑人司馬相皂鵬寒始音急天

如自言為此賦上驚召問相如

馬老能行錢箋堦雅鷹似鵬而大黑色俗呼皂雕

舊唐書王志愔除左臺御史百僚畏憚

時人呼為皂雕言其顧瞻自到青冥裏休看白髮

生

贈比音皮部蕭郎中十兄原注甫從姑之子
○唐書比部屬刑

部郎中員外各一人

有美生人傑由來積德門漢朝丞相系梁日帝王

孫唐書世系表蕭氏出自姬姓漢有丞相鄧文終侯何蕭氏定著二房一曰皇明房一曰齊梁房

武帝之後也蘊藉為郎久魁梧秉哲尊詞華傾後

輩風雅霽孤騫他本作騫誤○東觀漢記桓榮溫恭有蘊藉漢書魁梧奇偉注梧

音忤後漢書注讀為吾書經德秉哲按騫騫音義各不同騫去乾切馬腹熱騫虛言切飛貌宅

相榮姻戚兒童惠討論見知真自幼謀拙愧諸昆

晉魏舒傳舒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後果

為公謂蕭氏諸兄晚懷古意空存中散山陽鍛愚公野谷村寧紆長

者轍歸老任乾坤嵇康傳康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居山陽性絕巧而善鍛宅

中有一柳樹甚茂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急就篇注凡金鐵之屬椎打而成器者謂之鍛說苑齊桓

公逐鹿入谷中見一老公問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以臣名之臣故畜特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馬

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鄰人以臣為愚故名愚公谷水經注時水又北逕杜山北有愚公谷紆轍猶

言枉駕也

冬日有懷李白

寂寞詩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去聲角

弓詩

左傳晉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

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公與太

白遊情逾兄弟故言已之不忘太白猶季武之不

忘韓宣也須溪種樹解淡可嗤短刑作

笑其僻謬多此類不能悉辨短刑作

還丹日月遲按戰國策鄰有短褐一作短史記士

也漢書貢禹傳短褐不完班彪王命論短褐之囊

皆短字豎音唐人遂兩用之若少陵短褐風霜入

還丹日月遲與江湖漂短褐霜雪滿飛蓬以屬對

言皆不當作短神仙傳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

太乙金液白嘗從北海高天師未因乘興去空有

授道錄於齊州紫極宮故云

鹿門期鹿門註

別見

春日憶李白

白也詩無敵芥隱筆記云南

開府俊逸作豪邁鮑參軍周書庾信留長安遷

同三司宋書臨海王子真

在荆州鮑照為前軍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

暮雲按太白放還後復遊江東黃鶴引白傳天寶

初與吳筠隱剡中是時公未歸長安不當有

渭北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公與太白之詩皆學六朝前詩以李侯佳句比

之陰鏗此又比之庾鮑蓋舉生平所最慕者以

相方也王荆公謂少陵於太白僅比以鮑庾陰

鏗則又下矣或遂以細論文譏其才疎也此真

警說公詩云頗學陰何苦用心又云庾信文章

老更成又云流傳江鮑體相顧免無見公之推

服諸家甚至則其推服太白為何

如哉荆公云云必是俗子偽託耳

上二下詩集卷一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父字弱翁冀州人早勤文史少與韓準李
白裴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時號竹
溪六逸李白集有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
山詩按詩云南尋禹穴見李白此江東
乃湘江以東即會稽也晉書謝安被召歷
年不至遂栖遲東土王羲之既去官徧遊
東中諸郡皆謂會稽太白懷賀監詩欲向
江東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却掉酒
船回蓋亦以會稽為江東也又按史巢父
以辭永王璘辟署知名廣德中始授右衛
兵曹參軍此詩乃天寶中公在京師作意
巢父嘗閒遊長安辭官歸隱史不及載舊
注云巢父察永王必敗謝
病而歸公作此送之大謬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雷天

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莊子鴻濛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述異記鬱林

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珊瑚碧色生淡山

海底一樹數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

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趙云當從別本

作仙人回雲車指點虛無是征英華同趙路左傳

玉女大澤實生龍蛇按龍蛇深藏必在山澤借用左語

以見巢父掉頭歸隱之高耳春寒野陰風景暮則

紀別去之時或以為寓言時事雖本文選水淺雪

霧為小人之義然執此說詩恐傷於鑿漢郊祀志乃畫雲氣車傳玄

詩雲為車兮風為馬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

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雷富貴何如草頭露一云我欲

苦雷君富貴何如草頭露王烈之安城記

謝廩遇一人乘龜而行廩知為神人拜請隨去其

上工部詩集 卷一

人曰汝無仙骨蒿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

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荆作席幾歲寄我空中書

錢箋西溪叢語空中書用史宗事乃蓬萊仙人也

洪慶善云雁足書非是按高僧傳蓬萊道人寄書

小兒至廣陵白兔球令其捉杖飄然而往足下時

聞波濤或云有商人海行見一沙門求寄書史宗

同侶欲看書書著船不脫及至白兔球書飛起就

宗宗接而將去宗後憇上虞龍山寺會稽謝邵魏

邁之等皆師焉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信今何如一本

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書卷長攜天地

間釣竿欲拂珠樹我擬把袂苦留君富貴何如

草頭露渡山大澤龍蛇遠花繁草青春日暮仙人

下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若逢李白騎鯨魚

道甫問信今何如史記自序上會稽探禹穴張

妻曰禹延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水經

注會稽山東有礪去禹廟七里溪不見

底謂之禹井云東遊者多探其穴也

兵車行

車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

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

干雲霄古樂府不聞耶孃哭子聲但聞黃河流水

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

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元和郡縣志便橋在

咸陽縣西南十里以與便門相對因名漢武帝造

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里本名橫橋秦始皇

造皆架渭水一統志西渭橋在舊道勿過者問行

長安西亦曰便橋唐時名咸陽橋

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

士工部詩集 卷一

三

西營田去時里正與鬻頭歸來頭白還英華戍邊作猶

舊唐書開元十五年制以吐蕃為邊害令隴右道

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西及諸軍團兵四萬

人集臨洮朔方兵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寇

而罷唐書唐開軍府以捍要衝因隙地以置營

田有警則以軍若夫千人助役海錄

碎事唐制凡百戶為一里里置正一人邊亭英華

流血成海水武一作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

山東二百州千邱萬落生荆杞漢嚴助傳武帝是

遼郡趙曰山東者太行山以東也唐都長安河

北諸道皆為山東十道四蕃志關以東七道凡二

百一十七州阮縱有健婦把鋤犁不生隴畝無

東西况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古樂府

健婦持

門戶勝一大丈夫無東西言長者雖有問役夫

豔場不修禾生無東西之辨也

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一作役夫心益

憤如今縱得休

還為隴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未休關西卒言

發山東之卒在

西卒

戍關西關西即隴外也此與開邊未已相應漢

食貨志縣官當衣租食稅而已史記索隱謂國家

為縣官者畿內縣即國都王者官天下故曰官也

○各隸征伐則生常免其租稅矣今以遠戍之身

復督其家之輸賦豈可得哉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

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頻脂鄰生男埋沒隨百草陳

琳

詩生男慎莫舉

生女哺用脯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一作啾啾水經注

悲啾啾金城郡

南有湟水出塞外又東南逕卑禾羞海世謂之青海舊唐書吐谷渾有青海周廻八九百里高宗龍朔三年為吐蕃所併儀鳳中李敬玄與吐蕃戰敗於青海開元中王君奭張景順張忠亮崔希逸皇甫惟明王忠嗣先後破吐蕃皆在青海西左傳夏父弗忌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言人哭後言鬼哭亦相應之辭

杜詩博議王浚父云時方用兵吐蕃故託漢武事為刺此說是也黃鶴謂天寶十載鮮于仲通喪師瀘南制大募兵擊南詔人莫肯應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前故有牽衣頓足等語按玄宗季年窮兵吐蕃徵戍釋騷內郡幾徧當時點行愁怨者不獨征南一役故公托為征夫自想之詞以譏切之若云懼楊國忠貴盛而詭其詞於關西則尤不然太白古風云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怯卒非壯士南方難遠行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品泣盡繼以血心摧

兩無聲已明刺之矣太自胡獨不畏國忠耶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原注時高適薛據先有作○兩京新記京

城東第一街進昌坊慈恩寺隋無漏寺故地武德初廢貞觀二十年高宗在春宮時為文德皇后立故各慈恩寺西院浮圖六級高三百尺永徽三年沙門玄奘所立長安志慈恩寺在萬年縣東南八里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

憂

左思蜀都賦陽鳥迴翼乎高標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

龍蛇窟始出

英華作驚

枝撐幽

王中頭陀寺碑正法既沒象教陵夷注象教言

為形象以教人也舊注龍蛇窟謂塔間磴道屈曲而升如穿龍蛇之窟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

枝撐杈枒而斜據注枝撐交木也說文撐柱也山谷別集慈恩塔下數級皆枝撐洞黑出上級乃明

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

秋廣雅天河謂之天漢亦曰河漢魏文帝詩天漢楚詞注羲和日御也李白詩羲和無

停鞭月令孟秋之月其秦一作山忽破碎涇渭

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泰山謂終南諸

小錯雜如破碎然涇渭二水從西北來遠望則不

可求其清濁之分也黃鶴本作泰山引宣和間樊

察序雁塔題各為證謬矣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

愁惜哉瑤池飲日宴崑崙丘山海經南方蒼梧之

疑山舜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文選注歸藏啓筮

有白雲出自蒼梧入于大梁列子穆王升龍宮

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遂賓於西王母黃鶴去不

於瑤池之上乃觀日之所入日行萬里韓詩外

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雁各有稻梁謀傳田饒

謂魯哀公曰夫黃鶴一去千里止君園池啄若稻

梁君猶貴之以其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鶴舉

矣書注陽鳥隨陽之鳥鴻雁

屬廣絕交論分雁鴛之稻梁文章正宗引師尹注云此詩譏明皇荒樂不若

虞舜瑤池飲言王母以此楊妃崑崙丘以此驪

山黃鶴哀鳴以此高飛遠引之徒陽雁稻梁以

比貪祿戀位之徒按西京新記載慈恩寺浮屠

前東階立太宗撰三藏聖教序碑又寺本為文

昭陵叫虞舜寓意太宗蒼梧雲愁以二妃此文

議高祖號神堯皇帝太宗受內禪故以虞舜蒼梧言之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按詩有長安金城語必京師作也舊編天

寶年間得之魯嘗編秦州寄高岑詩後蓋因二詩各有病瘧語遂混次耳

麟角鳳翥世莫識

辨一作

煎膠續弦奇自見尚看土

生抱此懷在於南也何由羨

十洲記鳳麟洲在西海中央洲上專多鳳

麟數百合羣亦多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爲集弦膠或云連金泥此膠能屬連弓弩斷弦折劍亦以膠連之此美王生懷麟角鳳背之奇而因自愧其無可美也以王生春已之厚故云然

且遇王生慰疇昔素知曉子甘貧賤酷見凍餒不

足恥多病沉年苦無健王生怪我顏色惡答云伏

枕艱難遍瘡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頭

白眼暗坐有胝肉黃皮皺命如綫

說文胝腫也惟廣韻皮厚也

生哀我未平復爲我力致美肴饍遣人向市賒香

稷喚婦出房親自饌長安冬菹酸且綠金城土酥

淨如練

周禮七道注全物若練爲菹細切爲菹崔寔四民月令九月作葵菹其歲溫即待十月

唐書金城縣屬京兆府景龍二年送金城公主降吐蕃至此改曰金城至德二載更名興平長安志京兆府歲貢興平酥咸陽梨不列方物兼求畜豪一作且割鮮密

沽斗酒諧終宴

畜豪即豪猪也注別見西京賦割鮮野食

故人情義

一作

味晚誰似令我手脚輕欲旋

辭變切○旋謂手脚旋轉也唐書安祿山

作胡旋舞其捷如風老馬為駒信一作總不虛當時得意况淡

春詩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注已老矣而孩童慢

詩傳本旨須溪以為喻健啖大可笑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無事長

相見

示從孫濟

唐書宰相世系表濟字應物給事中京兆尹錢箋顏真卿神道

碑征南十四代孫東川節度使兼京兆尹

平明跨驢出未知一作委適誰門權門多噂沓且復

尋諸孫詩噂沓背憎箋噂沓沓杏相對語背則相憎逐諸孫貧無事客舍

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萱草秋已死竹

枝霜不蕃吳作繁郭作翻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

莫放手放手傷葵根鮑照詩腰鎌刈葵藿後漢永平詔權門請託殘吏放手

古詩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交不成趙曰時必淘米刈葵因以為與族之有

宗猶水之有源葵之有根也木有源勿渾之而已葵有根勿傷之而已族有宗則亦勿疎之而已

阿翁懶惰久覺兒行步奔所來一作求為宗族亦不

為盤飧小人利口實一云實利口薄俗難具論勿受外

嫌猶同姓古所敦鮑照詩不受外嫌猶

杜位宅守歲

集有寄從弟行軍司馬位詩唐書世系表杜位出襄陽房

為考功郎中湖州刺史後貶新州錢箋困學紀聞位林甫諸婿也四十明朝過年譜

謂天寶十載時林甫方在相位盍簪死炬其炙手之徒與又寄杜位詩近聞寬法離新州其流貶蓋以林甫故林甫傳云諸督杜位等皆貶官

守歲阿戎成刊作家椒盤已頌花黃曰阿戎舊注引阮籍交王渾子戎

杜位乃公之從弟不應用父子事善木作阿成東坡與子由詩頭上銀幡笑阿成又欲喚阿成來守歲林烏樞馬關喧譁正用此詩也按王戎固不當引阮成于籍亦叔姪也可漫用耶南史齊王思遠小字阿戎王晏之從弟也明帝廢立常規切晏及晏拜驃騎謂思遠兄思微曰降昌之際阿戎勸吾自裁若如其言豈得有今日思遠曰知阿戎所見尚未晚也晏大怒後果及禍子美詩用阿戎蓋出此耳通鑑注晉宋間人多呼弟為阿戎崔實四民月令過臘一日謂之小歲拜賀若親進椒酒從小起後世率於正月一日以盤進椒飲酒則椒置酒中號椒盤焉晉書劉琨妻陳氏元日獻椒花頌

日標美靈葩 爰採爰獻 盍簪喧樞馬列炬散林藹不繫竹筒

易豫九四朋盍簪王弼云盍合也簪疾也謂朋來之速子美盍簪喧樞馬以簪為冠簪二簪言冠有筭不謂之簪簪乃後四十明朝過飛驢暮景斜人所各當以弼言為正 李尤詩年歲晚暮日已誰能更拘束羈醉是生涯 斜吳均詩景斜不可駐

玄都壇歌寄元逸人

故人昔隱東蒙峰已佩含景蓋精龍故人今居子

午谷獨在一作陰崖結茅屋東蒙註見前按公同

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此在言郡作也昔遊詩東蒙赴舊隱尚憶同志樂正指元逸人言之陸放翁謂東蒙乃終南山峰名引种蜀遠詩登遍終南峰東蒙最孤秀為証乃喜新之說不足信也 初學

記後漢公孫瑞劔銘從革庚新合景吐商史記索

隱文耀鈞云東宮蒼帝其精為臺臺秋繁露劔之

在左蒼龍象也潘鴻曰抱朴子云新諸經可以

却惡防身者有數千法如合善善善善不可勝計

亦各有效也又云守真一我則壽壽壽壽壽壽壽

於老君其中青龍符等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

已佩合景蒼精龍即所謂青龍符符符符符符符

道從杜陵直絕南山逕漢中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也言通南北道相當今京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道者名子午谷三秦記長安正南山各各各各各各

子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漢漢常文粹風寒子規

夜啼山竹裂王母書下雲旗翻海去岸三十六萬

里上有太玄都仙伯真公所治玉京經玄都玉京

山有七寶城太上無極大道虛皇君之所治也高

仙之玄都焉唐六典煬帝收佛寺為道場道觀為

玄壇述異記利州葭萌縣玉女房是大石穴前

有竹數萬下有青石壇每因風自掃禽經鶴鶴

周子規也江介日子規蜀右口杜宇注既越間日

怨鳥夜啼達旦血漬草木凡啼必北面列仙傳

穆王與王母會瑤池雲旗霓裳擁簇自天而下

知君此計誠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鐵鍊高垂不

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漢武內傳王母曰太上之

採蜜人山行聞鐘聲尋而往至焉寺旁大竹林可

二頃其人闢二竹節以盛蜜尋路至大秦成其告

防人戍土利其大竹遣人覓取過小竹谷達於崖

下有鐵鍊長三文許防人戍鍊擊之大牢將上有

二虎踞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返利天福地

記終南山太乙峰在長安西南

五十里左右四十里內皆福地

止十里去亦四十里內皆漸

山南山人之亦其人所

二亦難兼身三其大竹

入入主其大竹其益

二亦其人二竹其益

林室入山竹開竹其益

（幾多去張在竹林

百攀姪良而風而漸

味味也信始九竹芝草

對王與王月會新

雲雲交新雲日血

開于財少五不日

林并樓許下小青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漸

